

古卡相替

蘇菲亞譯



小復仇者

時代出版社

• 時代出版社刊行 •

黑 母 雞

帕郭烈爾斯基著 磊然譯

(五版)

寶 石 花

巴若夫著 戈寶權譯

(三版)

林 中 生 活

烏斯吉諾維奇著 夢海譯

我 的 兒 子

柯歇伐雅著 左海譯

蘇 聯 民 族 童 話

夢海譯

列 寧 的 故 事

柯諾諾夫著 任溶溶譯

大 刷 大 洗

班台萊耶夫著 任溶溶譯

國 的 兒 子

(兒童劇) 卡塔耶夫著 夢海譯

基 洛 夫 的 童 年

高露別娃著 關子素譯

給 孩 子 們

馬雅柯夫斯基著 任溶溶譯

我 們 的 工 廠

施伐爾茨等著 任溶溶譯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蓋達爾著 夢海譯

★

目次

作者的話.....	五
第一章 父親的死和埋葬——米爾·法魯赫.....	二
第二章 孤兒——假借據——母親的病.....	一〇
第三章 母親的死——父親的朋友把我收下照顧我.....	三五

第四章 我到皮鞋匠蘇列曼那兒去——他敘述人間的不平——米爾·法魯

赫在迫害我……………元

第五章 米爾·法魯赫的皮鞋——我的逃跑——第一個露宿的夜晚……………完

第六章 我變成了『復仇者』隊伍中的一員——我們的隊長庫力……………哭

第七章 我們向奪去窮人水源的地主報仇——我們向米爾·法魯赫報仇……………蓋

第八章 我們的隊伍被捕——我們一共值一條地毯……………查

第九章 我們精神勃勃地走下墳墓——兇狠的監工，閻王爺依薩赫……………三

第十章 我學文化——在這裏唸書是犯法的——工廠老板的兒子——血腥

的禮拜五……………去

第十一章 我們計劃逃跑——倫敦、柏林、紐約和我們的老板阿什拉菲……………八三

第十二章 伽山第一出現在工廠的牆外——沒有成功的逃跑——失火——我

們被投入監牢……………八九

第十三章 監獄大屋子——報紙編輯菲達加爾和他的朋友們——我變成了識

字的人——關於蘇聯和偉大的斯大林……………九三

第十四章 菲達加爾氣昏檢察官——同志們受懲罰——「太陽一定會出來，

天空不會永遠被烏雲遮蓋！」……………一〇三

第十五章 解放——『走出黑暗』報改名為『早晨』——『小復仇者』們又

聚會了……………一二三

第十六章

我頭一次看見蘇聯軍隊——米爾·法魯赫重新出現——爲甚麼米

爾·法魯赫愁眉苦臉……

三

第十七章

在印刷廠裏——『小復仇者』隊伍第一次聽講演——閻王爺依薩

赫的講演……

二元

第十八章

『紅旗插在德國國會大廈上！』——有人企圖賄賂我——我叱責

賈國賊——我已經十七歲了……

一元

作者的話

親愛的孩子們，在給你們介紹小復仇者之前，我要同你們在一個國家裏稍微旅行一下，這個國家就是這故事中的少年英雄們出生的地方、受苦的地方和鬥爭的地方。

我先給你們講一講這個國家：

我們看見的是些荒涼的沙漠，死氣沉沉的村落裏的土房子，屋頂上堆着一堆一堆的乾牛糞。

我們遇到的一些陰沉的小村莊和城市。

至於要看甚麼美麗的花園啦、芬芳的玫瑰園啦、輝煌的城邊啦、那些你們從前大概都聽見過或者讀過的東西，那就想都不用想了。因為那些花園和城堡的四周，有王爺和地主的家丁守衛着，除了有錢人以外，誰也不讓進去的。

我們從村落講起吧，因為在伊朗這個國家裏，大半是村落，城市很少，少到可以用手指頭數得過來。

這裏我得做點解釋。談起鄉村來，你們大概會想像到一些很有生氣的村落吧？土地也是用甚麼拖拉機開墾的，田裏佈滿了一排排的莊稼，豐富的收成是用自動聯合耕種機收割的。也許你們在想，這些村落裏也有電氣，農夫們粉白的房子，掩蔽在花園的翠綠中。也有學校和俱樂部，人們都過着幸福的生活。這些人到了他們的民族節日，便在村莊的廣場上唱歌跳舞。

恰好相反，在那裏，這一類的東西，你們是一點也看不見的。伊朗大部分的農夫沒有土地，他們是農奴，叫做『喀拉』，意思是『貧農』，也就是無家可歸的窮光蛋。他們常常帶着半飽的肚子去睡覺，連他們住的小土屋也不是他們自己的。他

們從早到晚披星戴月地爲王爺和地主工作，稍微有點過失，就會被鞭子打個半死，然後扔到牲口棚裏去『蘇醒』。

農夫在田裏耕田用的是犁，犁上架着公牛，有的地方還沒有犁，祇用一塊木板，板上綁塊尖石頭。

自然囉，這裏的文化水平也很低。

在村莊裏，你們是不見學校的，最多也不過看見一所陰沉的茅屋，孩子們跪在骯髒的席子上，穆拉（伊朗的和尚——譯註）手裏拿着棍子，教他們念經。

許多農夫往城裏跑；他們是爲了要逃脫這種不堪忍受的生活條件，爲了躲避担當不了的租稅，爲了想變成一個城市居民，祇要條件稍微好一點，他們就滿意了。

但是在城市裏，窮困還是在等待他們；那裏沒有工可做，誰能夠在駱駝商隊市場裏當上一個扛貨夫的角色，便算上上大吉了。想在很少的幾個製造廠和工廠裏當工人，那就更難了，因爲伊朗不是一個工業國家。

●駱駝商隊市場——一種與商棧設在一起的有棚的市場，裏頭有商店、貨棧、商行等。

也許你們想在這裏找到童話中的寺院的尖塔、林蔭大道、精工彫刻的宮殿、蔚藍色天空中的飛行毯……。噢，這些全都是關於這個國家的古代童話了。

至於伊朗的城市，你們一定以為很熱鬧、很快活，街道一定是生氣勃勃的，這你們又猜錯了。我們一起要走過的是一些漫天灰塵的城市、破舊的回教寺院、狹窄幽暗的小路，蒼蠅嗡嗡的食品店，還有一些臨街的一扇窗戶也沒有的房子。在那裏我們將要看見，垂頭喪氣的乞丐站在街頭上，而在街上閒逛的則是那些有錢的人。

城市的上空，鸛鳥和烏鴉在打旋。

我們到地毯工廠的潮濕的地下室去走一趟吧：那裏，在陰暗中彎着腰工作的是些害風濕病的男女工人，他們旁邊還有七八歲的小孩子在工作。

我們到製皮廠和煙草廠去走一趟吧。那裏我們可以看到精疲力竭的工人。

我們到商隊市場去走一趟吧，那裏我們可以看到商人的大鐵櫃台……，在商店的門口，看見扛貨夫，用黑黑的、破裂的手指在數一天賺來的銅板。

不要以為你們總有一個時候能夠走進沉靜的、有高高的土牆圍繞着的房子去，

看看伊朗人的住宅，認識他們的家庭生活狀況。他們不允許你這樣做，永遠不會允許的。

「爲什麼在這個國家裏，一切都是這樣悲慘，這樣黑暗呢？爲什麼在這裏一切都停頓着呢？」你們會問。

要回答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因爲伊朗被操縱在極少數有錢人和王爺的手裏。它是半殖民地，從前是英國人的市場，後來是德國人的市場，而現在，主要是美國人的市場。美國壟斷資本家，拿些舊式汽車、奢侈品、化粧品、雜貨、橡膠物品來換取伊朗人民用手所採掘和生產的石油、食糧、棉花、麻、大米、羊毛等。

當然，把這些出產品和原料送給外國強盜的，不是伊朗的人民，而是伊朗今天當權的地主和富人。

但是，老百姓在想法解放自己，二十世紀以來，他們好幾次挺身來保護自己神聖的權利，伊朗的反動派，用了德、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把人民的暴動鎮壓下去。伊朗的民主戰士的尸體在絞架上搖蕩；民主戰士們在監牢中受苦。反動派拷

打他們、槍殺他們、放逐他們。但是在自己的鬥爭中，他們是堅決的、倔強的，這些鬥士——愛國者中間也有婦女、青年和兒童，他們都愛自己的祖國——伊朗和自己的人民。

我親眼看見過這個民族，也在這個國家裏受過難，因為我生在那裏，我是在一個流浪的俄僑家庭中長大的。

一九四六年，由於偉大的斯大林慈父般的關懷，我和其他成千的同族人，才得以幸運地回到祖國蘇維埃阿爾明尼亞，並吻着它的自由而繁茂的國土。

我親愛的朋友，現在同你們談話的是一個自由的蘇聯人、你們的大哥，他在過去受過苦，但是現在像你們一樣，他也很幸福了。

好，我們起程吧！我的朋友，自由的、光明的、強大的蘇聯的兒童和少年們！我們將要走過充滿着眼淚的盆地，這個盆地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開花，並且成為愛好自由的伊朗人民的自由國家。

奧瓦涅司·古卡相寫於耶列萬，一九四八年。

第一章

父親的死和埋葬——米爾·法魯赫

父親死的時候，我剛十歲。

父親是商隊市場裏的扛貨夫，因為搬運過分沉重的貨包，以致未老先衰。他是一個沉默寡言、駝背、兩腿塌陷、眼睛無神、面色蒼白、精神憔悴的人。

我們過的是窮困的生活，父親簡直維持不了我們一家的開銷，我的母親給人家洗衣服貼補家用。

我的父親不是好死的。他因為搬運沉重的呢絨捆，摔斷了脊髓，死在富商鐵木爾汗的倉庫樓梯上。

其他扛貨的伙伴們，午間把他抬回家來，我的有病的母親，哭得非常傷心，我

還不明白出了什麼事，我只覺得父親照舊要扛貨，夜晚照舊要咳嗽，並且因為腳和背痛要呻吟。

人們把父親用白麻布捲起來，用瘦馬把他從家裏拉走了。爲了要買這塊厚麻布和付穆拉念經的錢，我的母親把一隻銅鍋、三個洋鐵盆和家裏唯一的裝飾品、一塊綠色的小地毯，全賣給了收舊貨的；他是我們的一個遠親。

因爲我們欠伙食店老板巴什爾的債，他就把母親結婚時買的美麗的、但早已空了的箱子和我們唯一的一床被拿走了。我記得巴什爾還不滿意這些，想要從收舊貨的手裏奪回銅鍋，收舊貨的不放，指着躺着不動的父親喊道：

『你有良心嗎？死人要不要埋葬？！』

父親在捲進白布的時候，腳上有不大的一塊布垂下來，穆拉便停止了她的陰沉的唸經聲，彎下腰扯下那塊布，放進自己的口袋。『用它作手帕』——他噁哩咕嚕自言自語的說，然後又啞着嗓子繼續他的呻吟。

父親的伙伴，從墳地上回來，安慰母親。他們一共是四個扛貨夫，都彎着背，

穿着爛衣衫；我們的小破屋裏充滿着刺鼻子的煙味，使人喘不過氣來。煙是從他們的長烟桿裏冒出來的。他們那陰沉的、滿是皺紋的、好久沒有刮過鬍子的面孔上，浮着痛苦的表情。我的母親在屋角的破墊子上縮作一團，我低着頭，靠近父親扛貨的肩墊坐下；這是父親死後留下的唯一的東西。

扛貨夫們熱烈地爭論，不知道他們爭論的是什麼。

『大嫂子，』他們中間一位白鬍子的老頭說，『今天我受各位伙伴的托付，跟鐵木爾汗的夥計米爾·法魯赫說過話。鐵木爾汗應該給你們點什麼才對。我們不幸的伙伴、你的丈夫，已經死了。我們想，今天或明天，米爾·法魯赫會到你這兒來的，你向他討血債吧！』老頭兒說時，白鬍子在顫抖。

『是的，是血債！』其他的人點頭認可。

『阿拉！阿拉！（同教的上帝——譯者註）……』母親喃喃地說。

他們從自己油膩發光的錢袋裏，把最後的幾文錢，倒在母親的下襟上，然後慢慢地走出地下室。

母親把這些黑銅錢看了好久……

白天有太陽照耀，父親的死，我不覺得怎樣可怕，但是等人都走完，地窖裏暗起來的時候，我想起父親血淋淋的嘴唇，心中着實難過，便傷心地大哭起來。母親勉強挪動到我跟前，把我摟在她那枯瘦的胸膛裏。我感到她的熱淚淌在我的臉上，我緊緊地靠着她，全身發抖。

有人敲門，母親更緊地摟住我，我們兩人聚精會神地盯住已經開了縫的門，淡的月光，從門縫裏透進來，在地板上映出一條光。

『莫非你們睡了嗎？這麼早？』從外面傳來了尖銳的聲音。

『這是米爾·法魯赫』母親小聲地說：一面呻吟着，一面站起身來。

院子比我們門檻高，所以我先看見大皮鞋，藍色肥大的褲子，然後看見一個大肚子，肚子上金銀鍊垂作半圓形，然後才看見很大的西瓜樣的腦袋和細小而閃閃發亮的小眼睛。

『啊，原來米爾·法魯赫就是這樣。』我腦子裏這麼一閃；我害怕了就藏到父

親的肩墊後頭去。

還是沒甚麼用，他滿屋子看，找不到更好的地方坐下，就坐在肩墊上了；大聲地喘氣。

「你們這裏怎麼這麼暗，啊？」米爾·法魯赫開口講話「還沒有點燈嗎？嘿，嘿，嘿！」他好笑。「你們想省油嗎？這很好，睡覺也比較安靜些。」

母親擠在屋角裏低着頭沒有答話，如果這是我們的隣居成衣匠阿沙德說話，那我一定回答他說，我們的煤油早就點完了；但是這時候我駭壞了，沒有出聲。

米爾·法魯赫呼呼地喘着大氣說：「女主人，我迷路了好半天，才找到你家。」他咬字很不清楚。「我問遍了路上碰到的人，他們最少告訴我十個地方，到處都是叫阿布都拉的扛貨夫住着，最後我跟他們解釋說，是那個，今天……」

母親大聲哭泣起來。

「不要哭啦，親愛的，不要哭！」米爾·法魯赫繼續說。「俗語說得好：『常在井邊打轉的，那能不掉在井裏？』一切都是阿拉的意思，也許這樣更好些。」